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 *and China Series*

XIN DIYUAN ZHENGZHI

新地缘政治：

中亚能源与中国

ZHONGYA NENGYUAN YU ZHONGGUO

◎许勤华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写
教育部“211工程”项目资助

新地缘政治： 中亚能源与中国

许勤华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地缘政治: 中亚能源与中国 / 许勤华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5090 - 0163 - 9

I. 新… II. 许… III. 能源经济—经济合作—研究—中国、中亚 IV. F4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379 号

书 名: 新地缘政治: 中亚能源与中国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010) 839084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0 - 0163 - 9/F · 007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顾问及 编委会名单

顾 问：蔡 武 王 毅 程天权

主 编：李景治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副 主 编：李宝俊 宋新宁 陈 岳

张小劲 金灿荣 (常务) 柴尚金

成 员：刘文秀 张 鸣 陈新明

时殷弘 林 甦 金正昆

黄嘉树 蒲国良

编委会秘书：方长平 高玉琪

总 序

21 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与各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在国际事务中地位与作用稳步提高。世界密切关注中国，亟待了解中国。而世界也处在巨大的变化之中，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重重困难，在探索中前进，使中国具有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也面临错综复杂的、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更加冷静、全面、深刻、客观地观察世界、了解世界，更加科学、系统、具体地研究世界，以便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以便我们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尽快富民强国，振兴中华。加强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研究，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反映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成就，促进学术的繁荣、学科的发展，无疑是本套丛书的根本宗旨。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和生物生命工程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一方面向更快捷、更方便、更尖端和高智能、高效率、低能耗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发达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展延伸，席卷全球。而生物生命工程更是方兴未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专家预测，以生物学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生物经济产品的销售额在今后 30 年内可望超过 15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甚至超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

经济。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生命工程世纪。与此同时，以索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家和学者认为，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已经开始由信息时代向知识时代过渡，其标志之一是，宽带网络成为社会广泛运用的基础设施。从而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利用最方便设备，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信息，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到处寻找信息。信息时代，对于每个人来说信息并不丰富，需要不断地寻找、获取信息，这样获取信息是中心和重点。知识时代，信息极大丰富，“海量”，人们最需要的不再是获取信息，而是不断整理、分析信息。对于个人来说，知识时代的挑战在于能否形成有别于其他人的特征、拥有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成为中心和重点。然而，发展新科技需要良好的基础，优秀的人才，雄厚的资金，先进的设备。而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发展新科技举步艰难。这样，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就越来越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压力。但是，“科教兴国”已是各国振兴的共同经验和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科技革命直接影响到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从而推动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新科技革命关系到交通、通讯、能源、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科技作为手段和工具从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新科技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当今意义的全球化起自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深化而不断发展。80年代中期引起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开始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90年代中期有关的研究达到高潮，并从欧美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展。就本意而言，全球化是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化和深化。这种强化和深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有赖于科学技术

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手段的改善。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化的进程，它所达到的程度，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作为一个波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现象，涉及众多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其主导因素、主要内容还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是国际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全球市场经济化。经济全球化借助的手段、方式和方法，越来越先进。信息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乃至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扩大，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先锋。经济全球化已经和正在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全球化以经济为中心，逐渐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展。西方利用全球化趋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概念、乃至文化推向全球，牟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霸权，并按照自己的战略需要构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是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不得不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加入一场福祸难料、前途不容乐观的“游戏”。因此，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在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认识、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霸权主义的危害。

进入新世纪，“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解决，天下仍很

不太平。”^① 国际关系领域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西方大国无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仍按照冷战思维模式去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判断是非，制定国际战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必然引起世界各国首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遭到普遍的抵制和反抗，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危及世界和平。冷战结束后，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至今仍未平息。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一些国家的地区霸权主义明显增强，进行新的军备竞赛，也威胁到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宁。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正朝着牵制美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方向继续发展，但多极化和单极化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曲折的。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和战略方面还占据明显优势。它奉行单边主义，谋求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

“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战略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把集中全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全方位地加强本土防卫作为美国“国家战略核心”。为此，它积极组建反恐怖主义国际联盟，加强同盟国、大国和相关国家的磋商。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单边主义似乎有所收敛，多极化的趋势渐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动员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进行反恐怖斗争，尤其是通过组建反恐怖国际联盟，强化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当前的国际环境还是朝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保障我国安全与稳定、有利于我国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向发展。我们应当抓住美国国际战略调整的时机，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抓住有利时机铲除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民族分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182页。

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大力发展高科技武器。它的2003年国防预算高达3793亿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猛增14.5%，为近20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现在美国的防务开支已占世界的近40%。此外美国悍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加紧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地区导弹防御计划”。其核战略进行了调整，并相应制定了核武器应急计划。据美国媒体透露，2002年1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名为《核态势评估报告》的绝密文件，制定了美国新的核计划。该报告明确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将针对某些国家在战场上首先使用核武器，甚至列出中国等七国为可能的核攻击对象。这无疑会加剧紧张局势，引起人们对新一轮核竞赛乃至核战争的忧虑。对此，中国不能不提高警惕。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战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周边环境。我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应当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以科学理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依托，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

上述这些无疑是“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所密切关注和探索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卓有成效。但与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着进一步加强执政党建设、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维护安定团结等复杂艰巨的任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先是加入WTO，向我国的经济管理、社会管理、政府

职能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腐败、以权谋私、执法犯法、官僚主义、决策失误、低效率等现象依然困扰着我们。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单位社会及其相关的人事、福利、保险等制度已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人们收入差距拉大，难免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都涉及政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从实践上逐步解决。当前，特别要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作用的研究，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的重大理论发展和新时期党中央治党治国方略。以上这些也是“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不能回避的研究课题。

我们的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为指导；同时又把这一理论及其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作为我们研究的最重要内容。我们的研究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努力探索，力求创新。我们也积极研究和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特别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和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这套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当代世界出版社共同策划。其内容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政治学、世界经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学科。丛书的作者以学院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为主，兼顾国内外著名学者。为了提高丛书的学术质量，我们非常荣幸地聘请了有关领导和专家担任学术顾问。丛书的筹划、出版还得到不少专家的指导、帮助和关心，以及有关单位的资助、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学无止境，我们

希望丛书的问世能抛砖引玉，增进学术交流与争鸣，为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做出有益的贡献。

李景治

2002年8月

内容提要

中亚是中国进行国际能源合作的重点地区。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尝试与实践，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已初步形成了重点投资哈萨克斯坦，大力建设中哈油气管道，积极参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其他国家油气开发的格局。随着中国对进口能源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实现油气来源“多元化”和能源输送的“安全性”已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迫切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在中国能源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和战略上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关系。

基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地理上的毗邻关系，新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为这项研究确立一个适当的框架。运用这样的研究框架，途径是分析影响这种合作的多元的因素与变量。具体说来，既要分析各种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诸如各种地理因素和实力政治因素，也要分析新形势下凸显的地缘经济因素；既要分析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因素，也要分析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因素；既要分析毗邻的地理因素，也要分析新形势下全球性联系；既要分析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也要分析单元层面的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

中国在当代激烈的国际能源竞争中进入中亚地区，无疑既面对机遇，也面对着挑战。中亚作为政局不稳，民族教派矛盾突出，大国和各种政治力量不断插手的地区，政治形势始终非常复杂。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使中亚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国际互动舞台。苏联解体以来，参与这一地区争夺的国际行为体大大增加。与19世纪中期俄罗斯与英国两大军事与战略强国对该地区

的地缘政治争夺不同，冷战后，在中亚参与博弈的力量除了国家行为体（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伊朗、土耳其等）以外，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伊斯兰宗教团体、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从事走私、贩毒的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等。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参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对中国来说，进行战略决策需要评估复杂的因素与变数。

在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因素中，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地理因素是不变的大环境和背景。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地区之所以会出现有多种国际行为体参与的“新博弈”（new great game），原因就在于中亚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地理位置横跨欧亚两陆，与多国相邻，处于多种文明的交汇区，不同民族跨界而居，石油、天然气丰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正是基于这样的地缘背景发展起来的。双方天然的地理联系和历史上交往的传统，构成了双方开展能源合作的有利条件。

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经济利益是推动合作的决定变量。作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双方都认为开展这种合作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中亚国家作为能源生产方，需要稳定的市场；中国作为消费方，需要稳定的供给。这种利益上的相互需求，构成了合作的驱动力，而地缘上的相邻则为这种合作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在未来，中亚国家经由中哈石油管线每年能向中国境内输送原油的最大值约为 3000 万吨，通过中土、中哈天然气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最大值约为 300 亿立方米。通过陆路石油管线的运输方式，更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

在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因素中，大国关系是关键性变量。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四国的双边、三角和多边关系）是否平衡和稳定，尤其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存在是否会有实质性的收缩，是影

响中亚地区权力关系及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美国能源部公开宣称，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在中亚和外高地区的切身利益：一是里海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二是它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力图依靠推动“颜色革命”的政治手段和“控制能源开发和输送”的经济手段来实现其战略目的。面对这样的态势，俄罗斯一直努力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在美、俄的争夺下，中亚国家到底是“亲美”还是“亲俄”，对于其能源政策是有重大关系的。如果“亲俄”，它们在与中国油气合作中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如果“亲美”，则会采取比较消极、甚至于不合作的态度。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除了会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就这些国家来说，政党政治的走向，政府是否清廉，社会是否稳定，发展是否协调，民族宗教关系是否正常等都是重要因素。“颜色革命”对中亚国家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所带来的不稳定，是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消极因素，而这些国家国内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法律制度的不完备等，也是阻碍中国油气公司与之进一步合作的障碍。不过，无论“颜色革命”有何种影响，中亚国家都不会放弃与中国能源合作所带来的各种现实好处。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中，非国家行为体是另外一类重要的影响因素。自苏联解体之后，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作用凸现，构成了当代中亚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伊斯兰宗教政治团体和从事走私、贩毒的有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等。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中，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互动的重要平台，而一些西方的跨国公司、犯罪集团和日趋活跃的宗教极端势力则可能是影响这种合作的消极因素。当然，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能源合作的影响程度与方

式是不同的。就国家间的政治层面的关系而言，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打击毒品犯罪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双方的能源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本书通过对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因素的分析，认为双方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种以合作和冲突为两端的互动模型。在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大国关系因素、非国家行为体因素和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下，这种互动关系会发生波动。双方合作的极限是中亚国家最大限度地向中国出售能源，而冲突的极限则是中亚国家完全不给中国能源。本书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双方基于利益需求，会以合作的关系为主，但始终会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将新地缘政治学理论应用于解释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一方面阐释了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作为原因的变量），另一方面则对这种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建立了解释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关系的研究框架。这种框架尽管不能提出严格的预测结果的模型，但可以为人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基本的思路；对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与能源地位进行新地缘政治分析，进一步解释了中亚国家独特的历史背景、对外联系方式和政治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中亚国家的国际能源地位；基于新地缘政治分析，说明了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Abstract

Central Asia is a core area in which China conducts its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Through more than ten years' exploration, experimentation and practice, the gas and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countries has already formed a pattern; investing primarily in Kazakhstan; devoting great effort to building gas and oil pipelines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the gas and oil exploitation of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etc. With China's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importing energy, realization of the "pluralization" of gas and oil sources and the "safety" of energy transportation has become an imperative demand for ensuring state energy securit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Central Asia's status in China's energy strategy deployment has further heighten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ly contiguous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countri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new geopolitics contribute to establish a proper frame for this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a research frame requires one to analyze the plural factors and variables of this cooperation. To be more specific, we need to analyze not only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al elements and power politics, but also geo-economic factors present in new situation; not only factors in the sense of state actors, but also factors in

the sense of non – state actors; not only neighboring geographic factors, but also global links in new situation; not only structural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but also effects of internal factors.

At a time of furious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petition, China's entrance into Central Asian area will undoubtedly lead to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challenges. As an area with an unst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serious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intervention by big powers and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Central Asia always has an intricate political environment. Moreover, abundant gas and oil resources enable it to become a complex stage fo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Since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international actors joining the contest of this area have increased tremend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geo – political contest between Russia and Britain in this area in 19th, after cold war, forces joining the Game of Central Asia includes not only state actors (US, Russia, China, EU, Iran, Turkey), but al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slamic religion groups, nation – splitting force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rime gangs engaging in smuggle and drug trafficking, etc. Participating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Asia in such background, China needs to evaluate complex factors and variables in making its strategic decision.

Among factors affecting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at the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emphasizes are the unchanging macro – environment and background. After the breakdown of Soviet Unio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great game” participated by international actors in Central Asia lie in its specific geopolitical conditions: Crossing Asian and European continents, bordering upon many countries, in the confluence of different